

本質是空的，所以想填滿。但填不滿了。永遠也不能填滿了。

---

有點冷。

阿貝爾看著窗外的景色，漫不經心地想。往常總是帶著笑的臉龐卻宛如電腦斷線故障一般，笑容明明滅滅。他仍然在判斷自己需要擺出甚麼樣的表情，要害怕嗎？畢竟再過五分鐘就要死去了吧。要大笑嗎？這可是如此怪異到荒謬的結局啊。

他毫不意外地察覺到自己的內心一片空洞，甚麼也沒有。原先他以為自己應該要感到不安、恐懼，或者怨憤，畢竟他大半生都在床上躺著，離開病房也沒幾年就又被這種不可思議的意外注定了結局，如果換個人來或許會發瘋也說不定。想到這裡，阿貝爾終於笑了笑。

但他心中異常平靜。

如同以往的每一分每一秒，他的所有情緒只是基於理智或是反射判斷下的決定，而非發自內心的感覺。但過去，他總是無意面對自己的這一面，那些下意識的反應被層層疊疊的良好偽裝覆蓋，有時他甚至以為自己真是如此鮮活生動的人。

呵，騙誰呢。阿貝爾嗤笑一聲，目光瞥向車窗之外，上車之後沒過多久窗外的景色就全然是陌生的了，一望無際的荒野中只有幾棵他叫不出名字的樹，天氣晴朗，萬里無雲，湛藍的天空中有飛鳥劃過天際。無論哪個，都不像是他應該看見的風景——不管是北歐還是亞洲，都難以有如此空曠的大片原野。

在搭上列車的那一刻，阿貝爾就明白這輛列車會在五分鐘後出事，原因可能是彗星撞地球、異世界魔法，恐怖組織扔下炸彈……諸如此類。聽起來多不可思議，或者多麼弔詭離奇。但他自己就是百年前不被承認的傳奇種族，好像也沒甚麼是不可能的。

吸血鬼能活多少年來著？兩百年？那他會不會活得太短了，連四分之一都還沒達標呢。阿貝爾散漫地想著一些毫無邏輯的東西，最後掏出了手機，還沒劃開螢幕，臉上仍然是那種一如既往的笑容，他瞄了眼螢幕裡的自己，那雙眼裡沒有星星。他忽然有個問題，像某種不經意之間偶然浮現的地獄梗。

他曾活過嗎？

阿貝爾其實很習慣面對死亡，小時候體弱多病的那些年讓他對於醫院甚至比自家那大得要命的豪宅還要熟悉。他的生命像是懸在繩索上，隨時要提前做好墜落的心理準備。

從很久很久以前，他就知道自己其實並不害怕。因為太習慣了，或者他生來就缺少一些甚麼。但沒關係，他並不介意。聰明的小孩彷彿從一出生就知道如何「正常地活」，或許也有過不知道的時候，但他不記得了。

像是有記憶以來就是一個將自己的空洞掩飾得極其華美的玩偶，好像與所有人或者情緒都隔著一層厚厚的玻璃，他看著這個世界，知道這個世界，但感受不到——瞧，它們離得多遠。好像很美，但不屬於他。

本質是空的，所以想填滿。但填不滿了，就對那些擁有著的感到妒恨。

但最後好像也只是證明了自己無論如何都是空落落的，有人站在高處，聲嘶力竭朝著深淵丟下一些叫做愛或恨的龐然大物，但它們輕飄飄地在降落的過程中化為灰燼，風一吹，就甚麼也沒了。

阿貝爾將自己從漫無邊際的思緒裡拉回來，他看了眼時間。奇怪，明明似乎想了很多，幾乎都把過去三十幾年的記憶都翻了個遍，但實際上才過了兩分鐘。雖然說是「才」，但總共也就只剩下三分鐘了。要好好珍惜才行。儘管這麼想著，他卻只是劃開了手機螢幕，看著聊天軟體裡滑不到底的好友列表，數百個名字，擁有血緣的直系或旁系血親，無論是否自願與否都必須忠心耿耿的下屬，萬花叢中過的一夜情對象，合作夥伴，有利用價值的人……

沒有一個置頂。

俊美的男人撇撇嘴，忽然感到無趣至極。他點開愛德華的頭像，進入聊天頁面，對話停在昨天深夜他閒著沒事發過去的搞笑影片，對方已讀不回。但他已經習慣，看著聊天室裡一來一往的對話紀錄，忽然又笑了起來。那種笑還是明亮的，眼神甚至說得上是溫柔。

阿貝爾按下返回鍵，點進米歐的聊天室看了一眼，與愛德華幾乎稱得上是尬聊的對話不同，米歐的內容豐富得多，但大多數都是公務上的彙報，偶爾有一些乍看之下態度冷硬、公事公辦的關心。阿貝爾明白那是真誠的，或者說至今為止無論如何考驗依然真誠的。他臉上的笑又溫煦幾分，目光繃緊。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心中一片空蕩。或許有過去一閃而過，或許甚麼都沒有。

如果他真的死於這種莫名其妙的不科學原因，他們會替他找到真相嗎？會哭嗎？會替他報仇吧。畢竟米歐這麼愛他，而愛德華永遠也不會丟下他的，不是嗎？

如果有葬禮的話，想要盛大至極，有很多很多人來看他，最好裝飾得像個宴會，讓米歐穿女僕裝致詞好了……

阿貝爾關掉手機，暗下的螢幕映出他的臉龐，但他的目光看向窗外，沒有意識到自己面無表情的臉龐。只是看著天空，輕飄飄地想，或許是這樣的——

他曾活過吧。

「我會保護你的。」

「因為我們是家人。」

「我不會讓你失望的，阿貝爾。」

那些話語被輕輕地拾起，再輕輕地放下。阿貝爾甚至都沒有仔細地檢視那些來自過往的記憶。

沒有必要了。

他看見天際有甚麼龐然大物落了下來，在天空中劃出逼人的光芒。那一刻，像是時間也跟著放慢腳步，連那東西掉下來的過程都能被吸血鬼良好的動態視力看清。出乎意料……不，在意料之中的，阿貝爾的內心依然很平靜，甚麼也沒有。那原本就是空的深淵，如今證實了就連隕石也無法敲出回聲或大洞。

他甚麼也沒想，只是看著天空，去直視永恆的黑暗之前那一束強烈而刺眼的光。

忽然，手機響了，時間好像真的慢下來了，他甚至能劃開螢幕去看訊息。但光越來越近也越來越亮，所有一切在那之前都顯得模糊。

砰——

隕石砸到地面上，恰好落在行進的列車旁，車廂翻倒，只有寥寥數人的車廂裡其他人類連呼救都來不及發出就成為一具屍體，而身為吸血鬼的阿貝爾還能在瀕臨死亡的劇痛中，固執地想看清楚那一條訊息。

是誰呢？

在轟然巨響、在熱烈的火光與劇烈的痛楚中，阿貝爾睜起眼睛，在模糊的視線裡終於看見那一行文字。那雙沒有星星的眼睛忽地睜大了，像是驚訝或者別的甚麼。但並沒有太久，失血過多的吸血鬼最終無法逃離死亡的命運。

那雙沒有星星也仍然漂亮的眼睛，最後還是慢慢、慢慢地閉了起來。

深淵好空，有甚麼東西輕飄飄地落下，又安靜地化為粉塵，隨風消散。

那裡永遠也填不滿了，只是仍有甚麼，彷彿聲嘶力竭地輕輕呢喃著：

——他曾活過啊。